



生活觀

【龍寶雜誌】 一種人與人之間，映照生活與心靈感受的交流。

第五期·夏季號

中華民國83年6月25日出版

5

專題報導

重建人與知識的新關係—開放的學習年代

不死與再生

楊茂林重整「台灣製造」下 失落的樂園

對在台北生活的人來說，居住空間永遠都嫌不夠，這種情形落在畫家身上，更形捉襟見肘，

踏進楊茂林位於公寓4樓的居所，

有限的空間陳列桌椅三兩，餘下寬敞格局容納大幅畫作，想來，生活之於楊茂林，物質之外有更值得他著力之處。

●採訪撰文—陳雅玲

一九五三年出生的楊茂林，自從八〇年代以局部賁張、粗蠻碩大的繪畫風格跨進藝壇，繼而摘下九二年雄獅美術創作獎後，不論是質疑自我的存在或藉神話英雄以喻今、抑或歌頌絕對力量崩解後社會力量的蜂湧對峙，他那種強烈散發隱喻性的敘事風格，便逐漸成為辨識畫家繪畫風格的指針，也為他在畫壇樹立形象鮮明的旗幟。

不過，楊茂林趨動他的藝術和台灣社會脈動呼吸共生，並非一蹴可躡，認識他學習摸索的過程，似乎有助於閱讀他畫作底層的深沈涵意。

現實生活的顛覆際遇

楊茂林從小就是個不喜歡被制約的小孩，為能不寫作業他甘受一頓責打來換取一天自由，因此在當時優劣二分的編班制度下，理所當然進入放牛班渡過小學階段，畢業後曾做過車床、電鍍、板金學徒，也做過雨傘及摩托車手把。在電鍍工廠中，完全沒有環境和身體的防護措施，通常只要置身工廠五分鐘，便被鎮日瀰漫的白色金屬灰粒狎滿一身，此外電鍍過程需要使用硫酸，當時的作法是伸手一抓迅即沖冷水，很多老師傅的手指甲長年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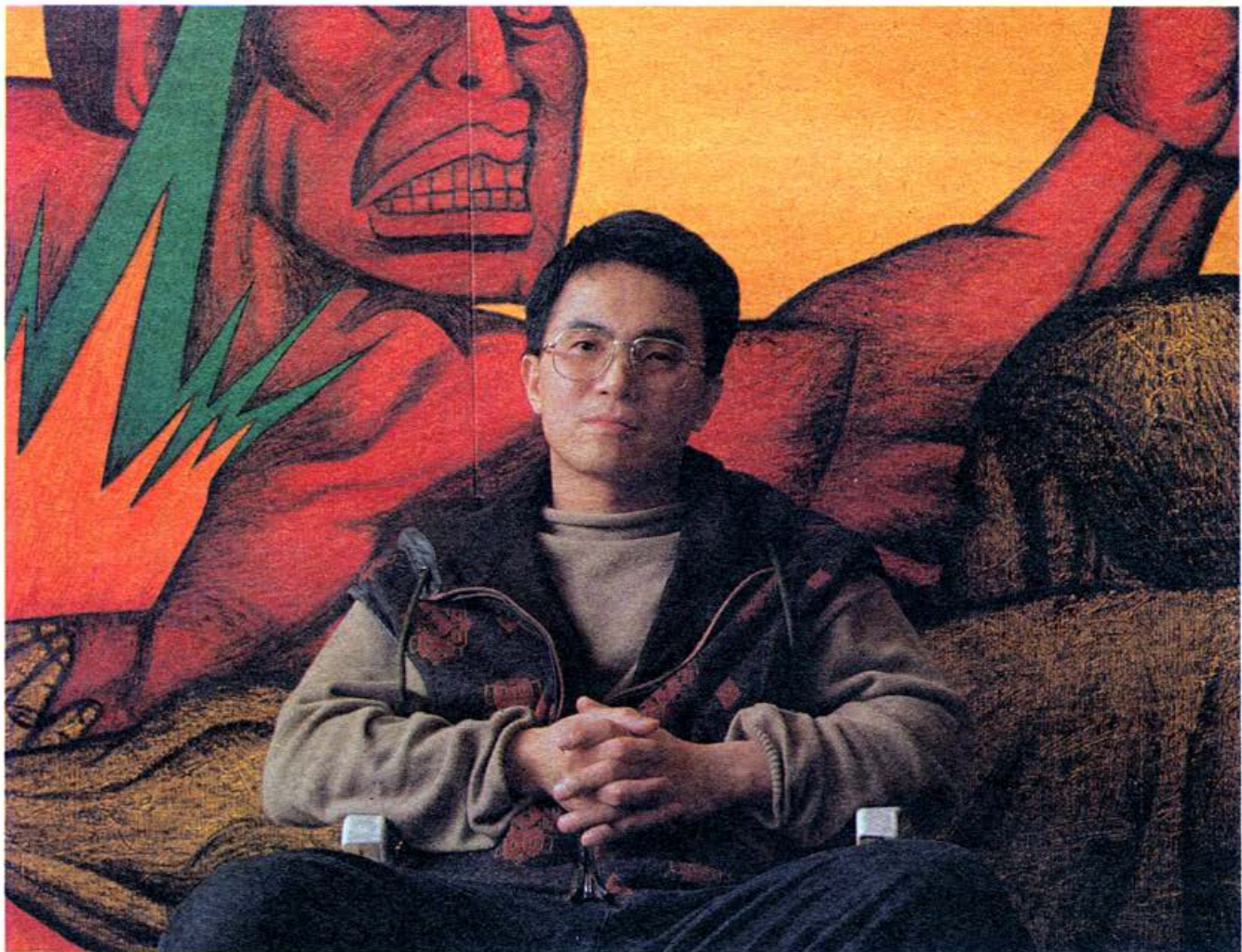
月下來已腐蝕變形，加上硫酸氣味熏久易造成木肺，當時惡劣的工作環境，已使他小小的心靈感受到強大的環境保護、勞工制度等社會問題。

重拾書本後，輾轉進入鼓勵失學文盲進修的補校，在送報、賣菜之餘，楊茂林養成大量閱讀的習慣，在此之前他從未受過任何美術訓練，直到補校畢業考上彰商廣告設計科，但是這個時期的油畫、水彩等課程，在他仍然如同英文、歷史、地理一門學科，他使用分析法決定色彩構成、畫面比例，雖然純粹是形式技法的學習不帶感情，

成績卻相當優異，至於真正開始將藝術視為一生的事業看待，則是在考入文化大學美術系之後。

從衝撞對峙到圓融緬懷

楊茂林認為，學校開授美術史、美學、各類技法課程，屬於理論之初步認知，是一種基礎訓練，但外來的知識必需與生存的環境結合，他曾經嘗試創作以環保為主題的畫，最後發現學院式優美的畫法無法傳達出遭受污染的場景和群眾無奈恐慌的神色，於是體會出要從審美經驗提煉出土地正一步步接近死



亡的髒亂景象，需要時間加以轉化再佐以才氣駕馭，於是他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第一次可以清楚掌握主題，是在一九八四年神話時期，恰恰也是他廣受藝壇注目的時期。一系列「蚩尤的命與運」、「后羿射日之後」、「刑天」、「夸父追日」等擷取自神話的悲劇英雄，都不約而同具有叛神之神的性格，因此他表現的乃是經由這些悲劇英雄所昇華的人文意義——人民對光明和真理的尋求、屢仆屢起不甘心失敗的奮鬥不懈的精神。同時也是楊茂林對自我在現世顛躓際遇的抒放，他表示「基本上台灣舊式教育在模塑一種『作大事、成大業、立大功』的大價值觀，將年青人的理想架構在口號文化上，英雄主義式的教育容易

造成失敗的不愉快經驗，因此我析取神話人物表現一個失敗英雄不屈不撓毫不妥協的性格，那正是我的性格。」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前夕，到處充斥著一股呼之欲出的社會力量，楊茂林感應到期待已久的沸騰風潮，於是出現一系列歌頌人民力量的「遊戲行爲」。絕對力量瓦解後，便轉而表現爾虞我詐的較勁對峙，巨幅尺寸、強烈色彩在在宣示他與斯土斯民同質共鳴的英雄使命。

「遊戲行爲」之後，肌肉賁張、挑釁對峙的衝撞力功成身退，代之以圓融的敘事手法和歷史人文的高度緬懷，楊茂林給自己十年的時間，創作一系列以台灣為母體的史詩系列，——「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分別有政治文化、歷史文化、風土民情、台灣美術史等四篇，目前正進行至歷史文化篇的第二單元「大員地理誌」。「台灣製造」中，他使用豐富的象徵語彙，或歌頌或紀錄或針砭，這塊曾有許多先民文化沈埋於歷史的土地，就像是破壞後亟待重建的樂園，透過神話中不死與再生的對比性隱喻手法，楊茂林用畫筆為臺灣人記錄共同觀照的文化脈絡。至於未來，他希望能從50歲以後開始關心自己，是否繼續創作仍未定，不過肯定的是，他不做重複的藝術。



熱蘭遮記事 X L 9301
1993 油彩、壓克力 260 X 350cm